

# 印尼孔教28天行记(十三)

## 作者：陈勇

教活动。礼堂也就一间普通教室大小，挨挨挤挤坐着大概有六七十人，大都热络而低声交谈着。礼堂正前方的墙上挂着孔子的画像，左边是亚圣孟子像，右边则是一张麒麟图。孔子像的前边是一张不大的供桌，桌上摆有一个香炉和一些水果，几支香在炉里点着，吐出袅袅婷婷的青烟。供桌上铺着一张非常喜庆的红桌布，上面是福禄寿三星的图案，顶端则绣着“金玉满堂”几个字。供桌的最左边是一个木质讲台，上边贴着“八诚箴规”。右边则是一张单独的桌子，是活动主持人落座的地方。再旁边是电子琴等音响设备，有专门人员负责音乐伴奏。我昨晚寄宿家的女主人林凤兰是今天的司仪，另外有三位身着蓝色长袍的女士分别出任今天的主祭和陪祭。整个宣道活动的程序与昨晚西芒格礼堂的程序大致相当。先是主祭和陪祭举行上香仪

式，其余的道亲则肃立，双手置于胸前作“抱心八德”礼。上好香后，由主祭宣读“八诚箴规”，众人也一起齐声诵读。“八诚箴规”是印尼孔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教义和道德规范，其为：诚信皇天，诚尊厥德，诚立明命，诚知鬼神，诚养孝思，诚顺木铎，诚钦经书，诚行大道。其后，大家在电子琴的伴奏下齐唱《惟德动天》，这首圣歌是一般宣道活动的打头和结束歌曲。然后是两位年轻人先后上台讲道，都是用印尼文。最后是我上台讲印尼之行的目的和计划，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充任我的翻译。她曾经在中国留学几年，会讲流利的中文。跟我此前在建国大学、丹格朗和西芒格遇到的孔教信徒一样，这里的道亲也都对我的到来甚感欣喜，同时也对儒教在中国国内的发展现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。

两个小时的宣道活动结束后，

已是中午时分。我们顾不得休息，又匆匆上路，前往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，参加当地一对孔教徒的婚礼。昨天告病一天的哈利驱车赶到了赛格尔中学，重新充任我的司机。刚刚与叶明宏和林凤兰夫妇稍微熟悉起来，又要说再见了，不免有些惆怅。“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”。我没有青鸟探路，却有许友惠文师和其他几位孔教道亲同行，心中略感宽慰。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上奔驰了半个时辰左右，我们抵达了一个由香蕉、椰子树和木瓜树掩映的小村落。在几户相邻人家之间的一处空地上，已经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绿色帐幕，摆设了几十张酒桌，上百人已经在酒席上落座，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热烈交谈着。饭菜都已经事先做好，一溜装在十来个盆里，谁要什么可以自己过去盛，好像自助餐一样。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乐手，

在印尼流行音乐的伴奏下，唱着热情奔放的歌曲。由于印尼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，一般人不喝酒，宴席上也见不到酒精饮料。伊斯兰教崇尚绿色，我想这绿色的帐幕，多少也受了一定的影响。这个酒席很像中国乡村的传统婚宴，在四川的农村俗称“九大碗”，但又有明显的区别。中国的乡村酒席一般以吃饭喝酒为重，请来几个厨师现场烹饪，菜一道一道地上，新鲜而可口，但此外鲜有别的娱乐活动。眼下这个孔教婚宴，除了有业余歌手现场演唱以外，帐幕以及桌椅舞台的摆设都是西式的，参加婚宴的客人也是来来去去络绎不绝，没有固定的时间。

少顷，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婚宴现场向大家谢酒，不过是以饮料代酒。新郎身着标准西装，打领带，新娘是一袭白色婚纱，手持一束白玫瑰。单从色调来看，已经与中

国传统婚礼崇尚红色大异其趣。许友惠文师带领同车前来的孔教道亲，为新郎新娘献唱了婚礼祝福歌，把喜庆的气氛推向了高潮。在两天的时间里，我已经亲眼见证了许文师对孔教的真诚与执着，凡有活动的地方，都留下了他年过花甲却不知疲倦的身影。不期然间让我联想起传统文献对“儒”的解释，就是殷商以降专门负责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，不禁莞尔。其时正值印尼的午后酷热时分，即使站在青青的木瓜树下，也免不了挥汗如雨。茂物地区的华人一般从事农业生产，大都皮肤黝黑，从肤色和体貌特征上已经看不出与印尼其他族裔有什么区别。席间偶遇一位前来参加婚宴的孔教道亲，眼如巨铃，色如古铜，留着硕大的山羊胡须，身着深色中山装，乍看上去颇像伊斯兰教的阿訇，自有一番不怒而威、不言而劝的厚重在里头。